

同一个动作,为什么就好看呢

刘连群

近两年,一度较为沉寂的京剧武戏又开始活跃起来,振兴武戏渐成为上下各方的共识,这是一件大好事。武戏历来是京剧艺术的“半边天”,具有很高的观赏性,许多戏迷、老观众喜欢上京剧,是从少时看武戏开始的;京剧出国交流,走向世界,武戏也一直是必不可少的“主打”节目。

谈到武戏的观赏性,使我想起武生大家厉慧良先生的一则轶事。他曾经五次为毛泽东表演,其中一次是1959年9月,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,毛泽东来天津视察工作,他演了《挑滑车》。过后,陪同接待、观看的天津市市长李耕涛,问厉慧良:“你的有些动作,和别人一样,是同一个动作,为什么就好看呢?应该好好研究一下!……”

厉慧良先生在追述这段话的时候,脸上带着风趣还夹有几分自得的微笑,可惜我当时只注意他的生动神情,没有及时询问他是怎样回答的,过后是否进行了“研究”,结论也就不待而知了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“好看”涉及戏曲艺术的一个大问题,又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。

“好看”实际讲的就是观赏性,观众在看戏过程中的审美体验。戏剧作为一门舞台艺术,是演给人看的,自然需要具备观赏性,而中国戏曲基于自身的基本艺术特征,这一点更为突出和鲜明。布莱希特曾经说过:“中国的戏剧似乎力图创造一种真正的观赏艺术”,美学家李泽厚认为:中国戏曲“实际上并不以文学内容而是以艺术形式取胜,也就是说以美取胜”。他们所指,都关乎“好看”,戏曲又是以表演艺术为中心,随之就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演员身上。

应该承认,艺术创造是离不开天赋的,演员在舞台上一动一静的潇洒、帅气,同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风度一样,包含着某种天然的气质,苦练可以练成一身硬功夫,却很难练出帅、俏来,所以和“国剧宗师”杨小楼合作多年的老艺人王长林就说,杨在台上的处处好看是“胎里带”。上个世纪90年代,文汇“笔会”曾在我写厉慧良的一篇稿子中配发他早期的剧照,《四郎探母》的“过关”一场,他衣领斜插令箭,亮相时脸稍微偏向一边,神态十分自然、优美,似乎已经透出几许日后的帅气来,可那时他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啊。这就含有天分的因素。当然,艺术又绝不能只凭天赋,特别是高度程式化的戏曲,一唱一念、一招一式都有规矩,不经过严格的正

规训练,动作不规范、不标准,是不可能“好看”的。厉慧良的基本功就非常扎实,在《挑滑车》《长坂坡》等剧中,扎着大靠跑圆场,上身笔直,脚下的步子又快又匀,在台毯上行云流水般地移动,使人联想到钟表表的秒针,形体动作精准到如此程度,没下过一番苦功行吗?

还有他在久享盛名的代表剧目《艳阳楼》中的“上马”、“趟马”和别开生面的“醉打”,前者显示出坚实而娴熟的腰腿功夫,掌控动作幅度、节奏的能力;后者表现横蛮霸道、贪酒好色之徒而又武艺高强的骄狂恶少高登,在酒醉状态中与几位好汉对打,先后使用枪、大刀等兵器,时而脚步踉跄,时而身子摇晃,却打得招式清楚,层次分明,通过诸多变化打出了别一番韵味,也离不开运用自如的把子功。厉慧良少时以文戏为主,嗓音变声后改攻武戏,这一从文到武的转换,谈何容易!他曾经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练功,由于怕睡过了头,事先对好几个闹钟接力鸣响,真可谓把自己逼到了极限。

然而,天赋加上苦练还不是“好看”的全部谜底。艺术家创造美好的舞台形象,还必须勤于思考,坚持从

人物和剧情的需要出发,精心构思和运用所掌握的程式、技巧。戏曲人物画家张天翼告诉我,他和厉慧良同在京剧院工作期间,常画厉的舞台速写,画完拿去给人看,厉慧良总是不满意,边说边给他做示范动作。他回去仔细琢磨,再看厉的演出,再画,又给厉看,往往如此反复多次,才能获得首肯。他终于清楚了,原来厉的每组身段,每个瞬间的漂亮动作,都是有目的、有想法的,经过了严密的构思和设计,而且反复雕琢。这印证了厉慧良生前常讲的经验之谈:表演上的快与慢、多与少、动与静、大与小的关系都要统一好。他还有一句话,也可以作为研究“好看”的参考:演员应该是“运动员+作家”。“运动员”当指武戏演员以动为主,而“作家”就是强调创造性的思维了。

记得一位西方舞蹈家讲过,芭蕾舞要求一个好的舞蹈演员,永远都应该是雕刻家或画家的模特。舞台上鲜活的瞬间和流动的美,是很难用文字描绘和形容的,梅兰芳曾引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的话,评述杨小楼的表演艺术:“紧动联绵,循环超忽,调格逸易,风趋电疾……”这几句话,应该也可以用于艺术巅峰时期的厉慧良。

美,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。中科院院士也是戏曲研究家王选,在《萦绕一生京剧缘》一文中说:“我知道杨小楼演《连环套》,黄天霸与巴永泰长亭会面,在跑圆场后,有一个‘四击头’勒马回头转身亮相的动作,非常漂亮。我1962年看高盛麟的演出,他这个动作也非常漂亮……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,高盛麟老了以后,那个动作也走样了,已经不是当年风采了。”本世纪初,一位武生名家在天津演出《艳阳楼》,沿袭厉派有名的“三次上马”动作,演到第二次“上马”的时候,台下有老观众大声喊道:“刚才那次还行,这次可比厉大爷差点儿……”人们都笑了。一个“转身亮相”,一次“上马”动作,都深切地留在观众的多年记忆里,情不自禁地比较、追寻,内中饱含着对美的珍爱和期待。

看来,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,“好看”都确实值得重视和研究。舞台姹紫嫣红,美并不拘于一格。但在艺术多元竞争,大众娱乐欣赏日趋多样化的今天,京剧武戏除去要有跌、打、翻、摔的硬功夫,对独具风韵的“好看”的追求更不可淡化或缺失,由此才可能真正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。



角色系列(国画) 周京新



有“东方莫斯科”和“东方小巴黎”之称的哈尔滨,曾经是我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地方,被我视为“第二故乡”,我虽然离开她已经多年了,但是,心中无时不在怀念着她。

我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是1956年的夏天,我是作为三年级工科大学生来这里一家工厂进行生产实习的。那时,我们冒着炎夏酷暑,带着一身汗水,从关内的一座大城市,来到了哈尔滨。刚下火车,我们便感觉好像来到了另一个天地。那清凉的微风徐徐吹过,空气中透出一股凉爽的惬意,闷人的暑热和粘稠的汗水,一下子完全消失了,身心顿时感到异常舒畅。那一夜,我们都舒心地睡了好个觉。

令我意外的是,我们居住的宿舍竟然位于美丽的松花江边。那飞珠泻玉般的江水,一下子就让我们年轻的心为之倾倒了。每天在完成实习功课之后,正好已经夕阳西下,我们便集体出动,携手游览。从横跨松花江大铁桥起处,登上江堤,然后漫步江岸的斯大林公园。落日的余晖,洒在波光如镜的江面上,金翅金鳞般的波纹,熠熠生辉;岸边的白杨、垂柳,在徐徐晚风中,枝叶碰撞,发出轻轻细语,如情人切切絮絮。在缕缕游人中,偶见三二金发碧眼的俄罗斯青年男女并肩搭背走过,平添几许异域风情。我们在绿色的长凳上坐够了,便拾级而下,踱到喧哗的江水面,女同学们席地而坐,有点羞怯地脱下鞋袜,把双脚浸泡在清凉的水中,轻轻拨弄着水花儿,像孩子般地嬉笑着;我们这些小伙子们,都换上游泳裤,从高高的江岸上,跳进大江之中,在江水深处嬉游畅耍。那时的松花江水特别清凉爽,一江碧水,清澈见底,岸边的水草,撒欢的游鱼,都一览无余。我们迎着波浪,或飘浮水面,仰观天上的星星,或潜入水底,与鱼儿捉迷藏,或互相追逐,一比高下,直到夜深了,感到疲倦了,我们才依依离开江边,返回住

哈尔滨,离得开,忘不了

程树榛

地。在途中,望着夜色下马路两旁风格迥异的各种建筑,心中不由漾起片片美的涟漪。如水的月光,透过密密的树丛,现出斑驳的花影,温柔地抚在我们青春的躯体上,心里充满甜美的温馨。偶尔从某楼房的窗口隐隐传来俄罗斯古典音乐的雅韵,余音袅袅,引起心灵的震颤。面对此情此景,我们不由激动地相约:毕业后,一定请求分配到哈尔滨工作,为美丽的夏都贡献出青春和智慧。

但是,生活往往难以按照人们的美好愿望来安排。我的命运之母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着。次年,在一阵风暴后,它被冲到遥远的边疆一个鲜为人知的达族之乡——富拉尔基停泊下来,我的哈尔滨仲夏之梦随之破灭了。

斗移星转,一下子过去了20多年,谁知生活又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安排,我竟然被调到黑龙江作家协会工作,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哈尔滨人了,住在风景秀丽的文联大院里。

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个难忘的夏天,我的在北京读书的两个女儿放假来到哈尔滨。她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,次日,便央求我带领她们游览市容。

绿色长廊,长廊中的绿叶红花,美丽的自然风光,令她们赞不绝口,孩子似的向我说:爸爸,这个地方太美了!我说:更美的还在后边哩!于是,我牵着她们的手,走出绿荫蔽日的公园,朝中央大街走来。在那用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,我一边走一边向她们介绍:这条大街始建于公元1898年,到现在快九十年的历史了,这条石板路就很简单,是当年俄国一个著名的工程师设计并亲自监工铺成的。这些石块为花岗岩雕成,每块长18厘米,宽10厘米,其形状、大小如同俄式小面包,你们看,一块一块,精精巧巧,密密实实,光光亮亮,路铺得这样艺术、美观,实为世间罕见。据说,一块石头价值一块银元呢!这条大街简直就像用黄金铺成的。女儿们听了,感到十分惊讶,赞叹不止。接着,我又指着街道两旁的楼厦说,你们看,这些建筑风格各异,独具特色,它们融汇了世界各种建筑样式,所以这里有“建筑博物馆”的美称。大女儿就学于北大国际政治系,似乎经多见广,立刻便辨认出街道两旁建筑的特点:哪座是哥特式的,哪座是巴洛克式的,哪座是拜占庭式的;二女儿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,不仅对文学的各种流派比较熟悉,而且对眼前这些建筑物特点也能叫出个名堂,什么“折衷主义”、“新艺术运动”、“法国主流派”和“后现代”等,也说得头头是道。听了她们的解说,我很高兴,觉

得她们确实是长大了,知识丰富了。但是,我还是告诉她们:这些建筑最大的一个特点是,涵盖了欧洲最具魅力的近三百年的文化发展史,可谓“五步一典”、“十步一观”,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历史上精深久远的建筑艺术,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,在我国的所有城市中也堪称一绝。

我们父女三人一边观赏一边议论,不知不觉天已过午。二女儿说:爸爸,我累了,走不动了,休息一会儿吧!我说:正好,该吃午饭了,咱们找个地方打打吧!面前就是著名的马迭尔宾馆,你们也应该去见识见识。这座属于“新艺术运动”的建筑,造型简洁、舒展,自由而流畅,不同的色彩,不同的穹顶造型,呈现出亲切宜人的魅力,体现出西方建筑艺术的精粹。在赏心悦目的情景中,我点了一席纯粹的俄式西餐,女儿们大快朵颐,吃得嘴角噙香。她们俩都不约而同地说:今天可大开眼界、大饱口福了。

此后不久,首届东北三省作家联谊会在哈尔滨召开,我们黑龙江作协作为东道主,负责接待兄弟省和北京上海的作家朋友。这些文友们刚到哈尔滨便向我们提出要求:游览太阳岛。因为当时的一曲《太阳岛上》正在全国传唱,人们对太阳岛充满了美丽的向往。

我们当然应该满足这个要求。于是,我这个省作协主席就成为当然的带队者。选择一个大早晨,我们便集体出

发。事先,我还请有关同志在秋林公司买了一些“大列巴”、啤酒和香肠,专门搞了几块油毡纸,这些都是为野餐准备的。

我们特意选择了乘轮渡过江。滔滔的松花江水在旭日的映照下,波光闪闪。站在渡船的甲板上,人们远远地便看到江湾处有一片茂密的森林,郁郁葱葱,幽深邃远,令人产生一种梦幻般的神秘感。大家不禁同声高呼:看啊!太阳岛到了!

弃舟登岸后,我们避开人多喧闹的马路,排着队长沿一条细长的小路,走进太阳岛的深处。这里是一片幽静谧的世界。参天的林木笔直地挺立在深黑色沃土上,密密层层地枝叶,遮住了灿烂的阳光,偶尔从叶丛中筛出斑驳的花影;大树底下,开满了矢车菊、蒲公英以及许多不知名的野花,地面上呈现色彩斑斓的花毯;间或有一二造型别致的小木屋,伫立在密林里。周围非常安静,耳边仅能听到枝头小鸟的鸣啭和枝叶碰撞发出的悄声的耳语。

朋友们铺上油毡纸席地而坐,大家三五一群,或引吭高歌,或低吟新调,或讲述文苑掌故,或笑谈近来文坛佳话。放浪形骸,无拘无束,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。到了中午时分,大家取出已经准备好的啤酒、香肠和“大列巴”,沐浴着清凉的夏风,开怀畅饮起来。大伙儿推杯换盏,猜拳行令,欢声笑语,传遍太阳岛的半隅,引来不少游客驻足观看,大家也全然不觉。

后来,大家都对此行充满美好的回忆,直到现在,有的文友还念念不忘那次太阳岛难忘的聚会。

我想终生居住在哈尔滨,但是生活作出了另外的安排,此后不久,我竟然奉调来北京,出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。我离开哈尔滨到了北京,就一直定居到今天。但是,哈尔滨是忘不了的,它的美好景色,一幕幕依然清晰地印在我心中。

大地不会烧尽

俞跃辉

收回家,堆积于幽暗的耳房,油菜秆仍留在田里,日复一日,被太阳收尽了水分。我随父母来到田里时,天色已近黄昏。晚霞映照大地,地上遍布奇异的影子。我们搬了些油菜秆到推车上(或许,在那之前,我们已经来过好几趟),决定把剩下的几堆油菜秆烧了,据说这样可以肥田。

是父亲先点燃了第一堆。那让我后来在上海常常默想的场景出现了:先是浓黑的烟冒出,再是牛血似的火苗蹿出,缓缓蚕食,吞噬,蔓延,最后,火光熊熊,黑烟腾腾。

从火堆里,我抽了一根燃烧着的油菜秆,跑到这边又跑到那边,点燃了第二堆第三堆。我们守在油菜田的角,看火越来越炽烈,连成澎湃汹涌的一大片。哗哗啦啦的声响,衬托得黄昏愈发寂静。在不远处,也有别人家点燃了油菜秆;更远处也有。忽然,我为一个大隐患忧惧起来了:如此这般任由大火泛滥,难道大地不会烧尽了吗?

然而,还没得出结论,我又有了新的忧惧——

焰火之中,虫蚁纷乱地翻飞,它们的翅膀,很快就要烧尽了,正发出一股股古怪的气味儿。这些微介的生命,是逃不脱这一场大劫难了。它们会呼喊吗?我是听不见的。它们有名姓吗?我是记不住的。但这一幕是那么深切地撼动了一个少年的心。

火光照得四围的沟渠、土石、树木和草窠纤毫毕现。滚石山上爷爷的坟头也凸显在这大光明里。就连我自己,也异常孤立地凸显于这大光明里了。大光明里,我站立着,正和爷爷的坟头遥遥相对。

许多年后,读到萨缪尔·贝克特薄薄的《终局》,克劳夫声音含糊地说:“我打开了我那单人牢房的门,我走了。我的背驼得这样厉害,我见到的只是自己的脚。要是我睁开眼睛,在我的双腿之间只有一点儿浅灰黑色的灰尘。我对自己说,这大地熄灭了,尽管我从未见它发过光。(略停)就这样孤零零地走着。(略停)当我摔倒时,我将因幸福而流泪。”

恍若被一束闪电击中了。我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少年来了,暮色沉沉,少年擎着火奔跑,身后是一堆一堆新生的火。终于,他气喘吁吁地站在大火边,大火在他脸上镀上了一层酡红,他兴奋又忧惧,如痴如醉。那个看似稚嫩的问题再次跳出来:大地会烧尽吗?虽然从未发生过,但谁又能去未来担保呢?

反复读了好多遍,我确定,那“单人牢房”是无所不在的。生命、亲朋、语言、生活、记忆、审美、躯体、种族等等,乃至最后必将到来的死亡,无一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单人牢房。我们被不知不觉地拘禁住了,找不到也常常忘记了去找那扇门。

于我来说,写作或许是那唯一的希望之门?

又三四年过去了,晦暗光阴里没写出几篇东西。我将其中一些搜罗来,分别归置在“爱”和“死”这两个巨大而恒久的主题底下,作成一本新的短篇小说集。我忘记那次阅读,我想,书名或许正可以叫做“这大地熄灭了”。

这大地熄灭了,但是我见过它燃烧的,且相信大地是不会烧尽的,“浅灰黑色的灰尘”,正作了大地的营养。几场雨过后,灰烬融入泥土,土里长满水稻的新苗,水稻成熟、收获,稻草晒干,又会生出新的火苗。



“文汇报”微信二维码